

谈通鉴论

一  
函  
九  
册  
函

讀通鑑論卷十五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議

宋武帝

宋得天下與晉奚若曰視晉爲愈矣未見其劣也魏晉皆不義而得者也不義而得之不義者又起而奪之情相若理相報也雖然曹氏有國雖非一統天下而亦汔可小康矣芳與髦中主也皆可席業以安而司馬氏生其攘心以迫奪之視晉之桓元內篡盧循中起鮮卑羌虜攘臂相加而安帝以行尸視肉離天下之心則固不侔矣宋乃以功力服人而移其宗社非司馬氏之徒幸人弱而掇拾之也

論者升晉於正統黜宋於分爭將無崇勢而抑道乎固將  
曰晉平吳蜀一天下矣而宋不能魏吳皆僭也而魏篡則  
平吳不可以爲晉功若蜀漢之滅固殄絕劉氏二十餘世  
之廟食古今所盡然而傷心者混一不再傳而已裂土宇  
之廣又奚足以雄哉中原之失晉失之非宋失之也宋武  
興東滅慕容超西滅姚泓拓拔嗣赫連勃勃斂迹而穴處  
自劉淵稱亂以來祖逖庾翼桓溫謝安經營百年而無能  
及此後乎此者二蕭陳氏無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則  
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唯劉氏耳舉晉人坐失  
之中原責宋以不蕩平沒其撻伐之功而黜之亦大不平

矣君天下者道也非勢也如以勢而已矣則東周之季荆  
吳徐越割土稱王遂將黜周以與之等而嬴政統一六寓  
賢於五帝三王也遠矣拓拔氏安得抗宋而與並肩哉唐  
臣隋矣宋臣周矣其樂推以爲正者一天下爾以義則假  
禪之名以篡而與劉宋奚擇焉中原喪於司馬氏之手且  
愛其如綫之緒以存之徒不念□□□□之區而忍割南  
北爲□□之界乎半以委□□而使爲君顧抑撻伐有功  
之主以不與唐宋等倫哉漢之後唐之前唯宋氏猶可以  
爲□□主也

宋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其爲神人之所憤怒者惡莫烈於

弑君篡之相仍自曹氏而已然宋因之耳弑則自宋倡之  
其後相習而受奪之主必死於兵與酖夫安帝之無能爲  
也恭帝則欣欣然授之宋而無異心宋抑可以安之矣而  
決於弑焉何其忍也宋之邪心固有自以萌而不可戢矣  
宋武之篡也年已耄不三載而殂自顧其子皆庸劣之才  
謝晦傅亮之流抑詭險而無定情司馬楚之兄弟方挾拓  
拔氏以臨淮甸前此者桓元不忍於安帝而二劉何孟挾  
之以興故欲爲子孫計鞏固而弭天下之謀以決出於此  
嗚呼躬行弑而欲子孫之得免於弑躬行弑而欲其臣之  
弗弑其可得乎徐羨之傅亮謝晦之刃已擬其子之脰而

俟時以逞耳蕭道成繼起而殄劉氏之血允又何怪乎夫  
人孰有不欲其子孫之安存者也試之危乃以安之忘其  
亡乃以存之日暮智衰徬徨顧慮而生其慘毒皆柔苒不  
自振之情爲之也而身已陷乎大惡以弗赦日昃之離不  
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嗟歎興而妄慮起妄慮無聊而  
殘害生惡不戢矣君子之老也戒之在得得之勿戒躬親  
大惡不容於天地鬼神可弗畏哉

舉宗社子孫之大計而與人謀之必其人之可託而後可  
徵之色而見之辭不然則禍自此而生漢高帝疑於所立  
乃進而謀者張良叔孫通耳良雖多智而心固無私通雖

詭合而緣飾儒術且皆從容諷議之臣未嘗握兵而持國  
柄者也外此則蕭曹不得與焉陳平周勃但委任於既定  
之後先固未嘗參議論焉晉武所謀者衛瓘也是可與謀  
者而不聽是以失也隋高祖之謀於楊素唐太宗之託於  
李勣皆驚賊性成而適足以賊其後裔然二主之失未能  
深知素勣之姦耳若宋武之於謝晦知其機變而有同異  
矣太子不足爲君乃密與晦謀而使覘廬陵之能否是以  
營陽廬陵之腰領授之於晦而唯其生死之不亦惑乎故  
有天下者崇儒者以任師保若無當於緩急而保宗祚燕  
子孫杜禍亂者必資於此詩書以調其剛戾之氣名義以

防其邪僻之欲雖有私焉猶不忍視君父之血充如雞鶩而唯其齟齬若夫身爲人國之世臣無難取其社稷唯所推奉而授之若謝晦者又居高位擁兵柄足以恣其所爲吾卽可否不見於辭喜怒不形於色尙恐其窺測淺深而乘隙以逞況以苞桑之至計進與密謀乎至慎者幾也至密者節也衡鑑定於一心折衷待之君子唐德宗謀於李泌宋英宗決於韓琦而禍亂允戢其明效也拓拔嗣詢崔浩而國本定亦庶幾焉知謝晦之險而信之國不亡幸也營陽王

亂臣賊子敢推刃於君父有欲篡而弑者有欲有所援立

而弑者有禍將及身迫而弑者又其下則女子小人狎侮而激其忿戾愍不畏死遂成乎弑者若夫身爲顧命之大臣以謀國自任旣無篡奪之勢抑無攀立之主身極尊榮君無猜忌而背憎翕訛晨揣夕謀相與協比而行彌天之巨惡此則不可以意測不可以情求者矣而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之營陽王狎羣小而耽嬉遊誠不可以君天下然其立踰年耳淫昵之黨素固狂蕩之惡未宣武帝託大臣以輔弼之任夫豈不望其撿柙而規正之乃范泰諫而羨之亮晦寂無一言王誠終不可誨矣顧命大臣苟盡忠夾輔以不底於大惡亦未遽有必亡之勢也惡有甫受遺詔

以輔之旋相與密謀而遽欲弑之抑取無過之廬陵而先  
凌蔑之至於弑逆已成乃左顧右眄迎立宜都處心如此  
誠不可以人理測者視梟獍之行如兒戲視先君之子如  
孤豚嗚呼至此極矣是舉也羨之以位而爲之首而謀之  
夙行之堅挾險惡以干大惡者實謝晦也人至於機變以  
爲心術而不可測矣俛而彼焉俛而此焉目數動心數移  
殫其聰明才力以馳騁於事物之間隙蹈險以爲樂而游  
刃於其肯綮則天理不足顧人情不足恤禍福不足慮而  
唯得逞其密謀隱毒之爲愉國有斯人禍不中於宗社者  
鮮矣晦之初起劉穆之之所薦也其從軍征伐宋武之所

與謀也穆之者固機變之魁而宋武之誅桓元滅慕容超  
勝盧循俘姚泓皆以入險而震人於不覺者爲功晦且師  
之無所用之則以試之君父而已當其進言武帝睥睨太  
子側目廬陵賊殺之鋒刃已回繞於二王之頸曰是可試  
吾術而二王不覺也武帝亦不覺也機變熟而心魂數動  
一念猝興殺機不遏如是之懔哉至於宜都旣立晦乃問  
蔡廓曰吾其免乎則亦自知其徒以膺天誅爲萬世罪人  
矣然而不悔也機變之得逞雖死而固甘之也故天下之  
惡至於機變而止矣

知人之難也非不知而猶姑試之詘於時而弗能爲變計

則亂矣武帝於謝晦知其心挾異同而猶委以六尺之孤使二子駢首以受刃其失較然也雖然帝豈盡惻於品藻哉使文帝督荊州以王曇首王華為參佐而謂文帝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其後徐羨之等迎立文帝眾志疑殆王華決行而大計定元嘉之治幾至平康皆華曇首所飭正之規模邂逅片言生平遂決帝之知人亦尙矣哉而卒以伊周之任付之晦亮羨之者當是時華曇首之流年尙少名位卑不足以彈壓朝右故且置之上流而徐收其效荊州者建康之根本也荆土有人社稷雖危而不傾矣乃其盈廷充位他無可謀而必任諸機變異同之人者

其時端直貞亮之士若徐廣蔡廓謝瞻者既不屑爲宋用其餘則庸沓苟容屈於權貴之下風者不得已而姑授之機變之人時詘之不知變計所從出也江東自謝安薨道子元顯以昏濁亂於內殷仲堪王恭以嬖薄亂於外閭主尸位寇攘相仍王謐之流黨同幸免廉恥隳志趨下國之無人久矣非天地之不生才也風俗之陵夷壞之也苟非機變則庸沓而已迨乎機變之術已窮庸沓之人已老然後華曇首殷景仁謝宏微脫穎以見使宋之初有此數子者侍於密勿之地晦等之惡何足以逞而武帝亦惡役役於此數人而任之乎

文帝

蠻夷之長有知道者中國之人士媿之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甚悲夫中國也宋之篡晉義熙以後以甲子紀而不奉宋之元朔千古推陶公之高節而武都王樹盛於晉之亡不改義熙年號盛仇池之酋長耳與元亮誦頡於華夷晉氏衣冠之族聞栗里之風而不媿者又何以對偏方之渠帥也盛臨卒謂其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子之從違可與己而爲變計哉盛過矣雖然此非可以誡盛也盛遠在荒裔雖受晉爵而不純乎其爲臣進則不必爲晉爭存亡退自有其不可亡之位守

則孤立而撓宋之怒力不能敵且以覆先人之宗社固不可也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無貽危亡於後世是亦一道也若夫戴高天履厚土世依日月之光有君父之深讎無社稷人民之世守潔其身於山之椒水之涯耕讀以終身無凶危之見逮如溧陽史氏者屢世不干仕進而抑可不墜其宗處此而曰終吾身而已子孫固當去事他人以希榮利雙收名利以爲壟斷豈可援盛以自解哉民之多辟不可如何者也自立辟焉以兩全於義利又將誰欺

承大難之餘居大位秉大權欲抑大姦以靖大亂論者皆曰非權不濟名不可急正義不可急伸志不可急行姑舍

忍以聽其消而相安於無事國乃可靖故晉弑厲公迎悼  
公公掩荀偃欒書士匄之惡而從容馭之晉乃以甯其說  
非也夫不見悼公之掣於羣賊邢邱一會而天下之政移  
於大夫晉乃以終亡於八卿之裔無他名不正義不伸志  
不行苟免於亂亂之所以不息也叔孫婼殺豎牛而安其  
宗漢獻帝不能正董卓之罪待其驕橫而始殺之故李傕  
郭汜得以報讎爲名殺大臣逼天子而關東州郡坐視不  
救韓馥袁紹且以其爲賊所立欲廢之而立劉虞夫唯弑  
君之罪爲神人所不容而兄弟之痛根於性而弗容隱受  
其援立與相比暱名不正義不伸志不行忘親貪位如是

而曰權也是豈君子之所謂權乎文帝初立百務未舉首  
復廬陵王之封爵迎其柩還建康引見傅亮號泣哀慟問  
少帝廬陵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亮晦羨之自危之心惴惴  
矣自危甚則將相比以謀全而蠱毒再興固非其所障爲  
者文帝之處此將無慮之疏而發之躁乎而非然也明明  
在上者天理也赫赫在下者人心也無幸災徼利之心而  
自行其性之哀戚視三凶如犬豕而孰恤其恩怨之私哉  
故天下無不可伸者義也義以正名而志卒以行彼三凶  
者方將挾迎立之恩以制帝帝舍其私恩伸其公怨奪三  
凶之所恃而消沮以退是以擒羨之亮如搏雞豚謝晦雖